

学林

◀（上接 13 版）

救治，久病耽搁成重症的病例，如晚期乳腺癌、肉瘤和淋巴瘤的研究记录，影响至今。

伯驾研究团队积累的原始资料，不仅被博济医疗机构用作未来医学教学案例，也成为向欧美慈善机构募集资金、扩大传教与医疗规模的实物凭证。同文街附近的行贩们都知道，要是 16 号画坊里见不到关画师，那他一定在新豆栏诊所绘制现场病例。

比如 23 岁的包阿兴，左臂反复骨折，肿大成瘤。1836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11 点施截肢手术，患者一年后成婚，靠卖水果生活。又如 13 岁女孩阿开，右边太阳穴有巨大肉瘤，1837 年 1 月 19 日被麻醉后切除，14 天后痊愈。至于 20 岁的杨施，颈部肉瘤下坠至脐部，手术切除后，杨家祖父写下“秋菊初绽馥郁，谨以数语感念先生之大德与高技，今鄙孙子女得以康复，愿先生之名留传千年子孙，愿先生之功德万年遗福！花县杨玉德”。晚期乳腺癌患者更是占了绝大多数（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藏品）。

这批华洋精英合作的艺术与医学交叉的肿瘤病案，作为独特的原始资料，不仅符合现代医学共同体的认知规则，还另有社会价值，即南方油画前辈，把握人体解剖常识，胜过中原传统医家。从王清任《医林改错》等医家所述可以发现，清代不乏关注人体解剖的有心人，但他们孤军摸索，除了改良传统中医的勇气，实际解剖学研究成果有限。

3.痘师大佬邱浩川

19 世纪初，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牛痘疫苗，预防烈性天花传染。200 年前的这项成果，标志人类从以毒攻毒的笼统概念，开始掌握利用低毒病菌，通过激活体内免疫力，抵御疾病的科学路径通达了。牛痘疫苗临床成就的历史地位，不妨

类比当今科学家正在孜孜以求的艾滋病疫苗研究开发，如一旦突破，则功高至伟。

1802 年，东印度公司驻澳门的资深雇员，作为皇家外科学会成员的皮尔森（1780–1874，Alexander Pearson）医生，在澳门启动牛痘接种，且种且摸索，探究适合牛痘进入澳门及周边人群的实用方案，比如人员培训、牛痘来源、痘种保存和接种技巧。这些有关疫苗防病能否本土化成功的要素，一个环节掉链子，就将全盘失效。

转折性的机遇出现在 1805 年，广州十三行行商注意到了，皮尔逊已经在澳门接种防病 3 年。这批嗅觉灵敏、头脑精明的本土粤商，开始接洽皮尔逊大夫，发掘潜伏在牛痘上的创新机遇。他们不是医学人，但历来养成关注海外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理念的职业思维，发现并惦记着接种牛痘、预防天花这件医学相关事宜。

十三行行商判断，抗击天花的技术产品和接种服务，不仅带来商业利润，还可兼顾积德行善。这个源自商业系统的明智决策——在人口世界第一，特别是居住密集的城镇接种牛痘，本质上打响预防天花的世纪战役第一枪，承担起动员全社会彻底消灭天花的历史责任（拙著“晚清痘师局：商业路径与职业操守”，载《知识分子》2016 年 6 月 27 日）。

也就是说，科班出身的医生和连篇累牍的医学，原本并非健康促进的充要条件。十三行集资创新的牛痘接种善局，比耶鲁大学伯驾医学博士首次引进现代医学概念的新豆栏医局，整整提前 30 年。痘局直接由代表行商协会的公行出面，负责投资运营，出手格局非同一般，大过皮尔逊的小打小闹，接近现代卫生站配置。

牛痘新品从唯一开放的

广州登陆，符合十三行的流通规定。有识之士熟知相关进口皇法和相关夷务，先去道台衙门登记赋税，再回行商栈房升匾开张。接下来的新产品、新技术与古老社会如何融合，就是市场的法则和商人的本事了。

出任痘局接种员者称痘师，需具备英商馆工作经验，类似现在外资企业履历。首批参加皮尔逊医生培训的，好比黄埔一期赤脚医生，要求掌握皮肤清洁、刀具卫生、痘症护理和疫苗处置等手艺。广州地区民众，有钱的花一块洋银，可享受上门服务；贫困的捐赠痘抱脓汁，也可免费接种。前者是纯商业营利的，后者付出身体代价，交换种痘服务。

当年人们担心，捐痘会大伤元气，但元气之说在商业伦理下，被有效耕织为健康网络，成为十三行的创意发明。在没有冷链运输知识和技术的 2 个世纪前，商船航运和商贸人员，从遥远的西半球，历经上百天海上旅途，如何将牛痘疫苗运达东方港口，同时又要保证疫苗的高效活性，就是值得医学、运输和商界各方，严肃对待的重大科学事件。

为此，痘师们专挑皮下疱疹硕大的接种对象，截流保存其再生牛痘脓汁，用于下一位接种对象的疫苗。商人们最现实，牛痘大规模接种，依赖进口不现实，细胞培养靠人体！如今，基于人体交叉污染愈演愈烈，从母乳到血清，现代医学已将过往类似的便利手段全部摒弃。纯洁医学被人类自身颠覆得越来越纠结。

1817 年，经皮尔森一期培训，编撰《引痘略》的痘师邱燿（浩川），即西方人笔下的 A.Hequa 或 Dr.Longhead，归纳疫苗接种内容，提出天花预防的本土服务模式，重点改良疫苗的留种、扩增与保存，程序细节相当接近免疫学和细胞学的先驱性工



关乔昌画室实景，定官画，1840 年。



邱燿著《引痘略》，1832 年版。

作。即使皮尔逊的种痘技术，传世已经 10 多年，但并未阻碍邱燿与西洋夷技较量的勇气，他最终自成一派。

其实，在推进牛痘接种的市场份额和社会效应中，邱燿面临的政商干扰、技术困境、疗效质疑，不比目前临床新技术应用时的境遇宽松。他统筹打点种痘之外的心思，一样繁杂而且焦虑。各地衙门不时装疯卖傻，官吏们无非要点小实惠。史实是，未来一个世纪，牛痘接种居然在无需政府调控，没有卫计委监管，不依托传统中医的局面下，真的逐渐营造起来。

仰仗传统的商业德行和邱系的技术标准，根植于儒家文化的痘局与痘师，哪怕看在饭碗的份上，也懂得买

卖自律规范，不敢弄虚作假，逾越雷池。邱燿父子及其后世的天花预防事业造福华夏，史上冠以“邱氏世业”盛名。以今日眼光定位，本质上是转化西方新颖技术，不仅建立中国式生命科学的实用模式，更是首创社会共建防病机制的成功案例。

4.夷务小吏李致祥

大清皇法历来规定，外商洋人不得跨出 500 多米长、200 多米宽的十三行外贸窗口。为此，荷兰、丹麦、英国、法国、美国等各国商行，以及潘行（Pan Qua）、胡行（How Qua）等华商巨贾，在此构筑高大结实、西式洋派的库房与店面，辟有旧中国街、新中国

（下转 15 版）➡



各类病理示意图，关乔昌画，1836–1837 年。